

# 雷峰塔的倒塌,催生了一位大师

蔡天新

在雷峰塔砖孔里的经卷,还有石刻,塔身一倒,塔底的那些文物便全露了出来。可是,等到他们的小舟抵达南岸,市民们早已把塔砖等哄抢一空,这让酷爱文物的许引之痛心疾首。当时寓居杭州的清朝遗老、“海内三陈”之一、末代皇后婉容的老师陈曾寿倒曾让手下人觅得数卷。

随后几天里,许引之携带着现金,在俞平伯陪同下四处求购散佚的文物。不料因为天阴风冷,他受了风寒,一个多月后竟不治身亡,年仅49岁。临终之时,他嘱托女婿和儿女婿把他葬在高一点的地方,以便能望见西湖并免受水浸。于是家人购买了杨梅岭的一块地,即觉院院通往九溪的路上。沿此路向下,还有“清末四公子”之一的陈三立之墓和国民党“文胆”陈布雷之墓,前者是国学大师、历史学家陈寅恪的父亲。

目睹此情此景,悲伤至极的俞平伯写下一首长诗《西关砖塔塔歌》以示哀悼,“无以平生酬雅爱,为君歌此西关塔;歌成凄恻何人和,灵不来兮风磨陀。”因为雷峰塔在西关外,当时杭州人管它叫西关砖塔。许引之墓在“文革”前便遭到严重破坏,“文革”后得以重修。我曾前往探访,只见墓道上立有牌坊,牌坊的正面横批是元代书法家赵孟頫的“优游石泉”,背面横批“和煦温厚”出自俞平伯的祭文《祭舅氏墓下文》,全文刻在墓碑背后,他不以女婿而是以外甥的身份。

之后,俞平伯于1924年底即携家眷赴京,并从此离开江南,开启了他长居北京的人生旅程,先后任教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最后落户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许家则先是迁往天津,翌年又移居北京。许引之的英年早逝,改变了许家的命运,尤其是改变了小儿子许宝騵未来的人生之路。世间可能少了一位文学大家,却确实多了一位数学大师。

话说许宝騵一家初到北京时,寄居在他姐夫俞平伯家。家庭的变故和北京城的教育环境,让他和母亲意识到需要拥有一个立足之本的专业。那时,他的数学尚是弱项,为了通过汇文中学的入学考试,家人特意聘请了北京大学数学系教师吴辑熙为其讲授代数和三角。

二哥许宝騑回忆,“从起步,仅阅两月即成绩斐然,亦由引起兴趣,其数学天才开始崭然显露……”在汇文中学读书期间,许宝騵常与表姐夫徐传元讨论数学,得到指点,很有收益。这位表姐夫出身于书香门第,曾留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是铁路工程师。

1928年,许宝騵从汇文中学毕业,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由于发现自己的数学兴趣更浓,而当时清华大学的数学最好,于是第二年,他便申请转入了清华大学(那时还叫算学系)。当时,清华算学系有多位留美归来的教授。比许宝騵小一岁的陈省身尚在南开大学念书,他15岁上的大学。许宝騵入读清华的第二年,陈省身考入清华研究院,成为我国第一个研究生。而与许宝騵同龄的华罗庚还要再过一年,才应系主任熊庆来的邀请,来清华担任系图书管理员。

1933年,许宝騵从清华大学毕业,考中了利用退还的庚子赔款留英的唯一一个名额。但由于体重太轻(40公斤而身高1米76),体检没通过,未能在当年出国。于是他下决心调养身体,一年后情况好转,就到北京大学数学系当了助教。正值哈佛大学教授奥斯古德来北大讲学,许宝騵在他讲学的两年里一直



## 血浆鸭

刘飞燕

鲜香的味道滑过舌尖,欢蹦乱跳地刺激着味蕾。再嚼一口鸭肉上的汤汁,一丝天然的香甜缓缓溢出,在整个口腔荡漾开来,回味无穷。呀!全身每个细胞都冒出幸福的滋味。关于新宁血浆鸭的起源,有几种版本。有的说起源于战国时期,一位楚国太子来新宁巡视,地方官厨用当地的鸭子制作菜肴,不小心打翻装鸭血的碗。官厨将错就错,将剩下的鸭血倒进锅里一顿乱炒,没想到楚太子吃了以后竟然大加赞赏。这只是民间传说,没去仔细考证过到底哪个版本是准确的。新宁血浆鸭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血浆与鸭肉的完美结合,既有鸭肉的鲜嫩,又有鸭血的可口,尤其是碗底汤汁的味道,让人回味无穷。

提起血浆鸭,我爱人总能想起很多故事。他说,小时候农家吃顿血浆鸭是稀罕事。只有端午节等重要节日,家里来贵客或者夏天搞“双抢”,家里才会做血浆鸭。

血浆鸭的每个部位都有各自的分配,鸭

是他的助教,在分析和代数方面得到提升。1936年,许宝騵再次考取赴英留学并通过了体检,被派往伦敦大学学院。

伦敦大学学院位于伦敦市中心,初名伦敦大学,是继牛津和剑桥之后英格兰第三所大学。如今,它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剑桥、牛津组成英国G5超级精英大学。1936年秋天,许宝騵入读了该校的统计系和高尔顿实验室,这个系创办于1911年,是全世界最早创办的统计系,创办人卡尔·皮尔逊是现代统计学创立人之一,而高尔顿爵士不仅是科学家,也是人类学家和探险家。

许宝騵来到伦敦时,高尔顿和皮尔逊均已过世,但伦敦大学学院的统计学后继有人,小皮尔逊和费希尔分别继承了老皮尔逊的统计系主任和高尔顿实验室主任职位。此外,还有波兰人乔治·内曼,出生于俄国宾杰里(今属摩尔多瓦),毕业于乌克兰哈尔科夫大学,成了许宝騵的博士指导老师。1938年,许宝騵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两年以后,他又获得了荣誉性质的科学博士学位。内曼后来多次讲起,许宝騵是他最好的学生。

1940年,许宝騵告别英伦,返回中国。在此之前,即1937年和1938年,陈省身和华罗庚已先后回国,他们都受聘西南联大教授。那时候在西南联大,集合了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数学系更是藏龙卧虎,而科研方面最突出的是所谓“三杰”——华罗庚、陈省身和许宝騵。在条件十分简陋、图书资料极其短缺的情况下,他们的研究成果仍然突出,仅1941年许宝騵就有五篇论文在外国名刊上发表。1942年,许宝騵和华罗庚荣获了国民政府颁发的首届“国家学术奖励金”。

许宝騵的学生中,最出色的要数钟开莱,他们是杭州老乡,都有着很深的古典文学修养,都能用中文和英文写出典雅的文章。这种东西方复合型文化的素质和修养,是他们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他们师生友谊历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写到这里,我们插一个故事。虽然文雅,许宝騵却有着坚毅的意志品质和决断能力,就像19世纪的德国数学家黎曼一样,他们两人都被肺结核困扰一生。

当初钟开莱以第一名的成绩被西南联大录取,后来他跟华罗庚做毕业论文,两人都比较自负,师生关系并不很融洽,据说讨论问题时都曾拍案而起,相互反问:你有什么了不起?钟开莱论文答辩全票通过,留校时询问导师意见,华罗庚回答“不留”,许宝騵马上说“你不留我留”。结果钟开莱改由许宝騵,世界多了一个概率论大家,在20世纪下半叶,钟开莱成为美国概率论教父级的人物。

1941年夏天,作家老舍曾来云南旅行了两个半月,他与西南联大师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在《滇行短记》里他这样写道:

宝騵先生是统计学家,年轻,瘦瘦的,聪明绝顶。我最不会算术,而他成天地画方程式。他在英国留学毕业后,即留校教书,我想,他的方程式必定画得不错!倘若他除了统计学,别无所知,我只好闭口无言,全没办法。可是,他还会唱三百多出昆曲……与许先生约定:到抗战胜利后,一同回北平去学,不但学,而且要彩唱!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许宝騵选择回北京大学任教。由于他在伦敦和昆明期间出色的科研成果,美国多所名校竞相邀请。他因此出发访美,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各讲学一学期,随后又应邀去北卡罗来纳大学协助创建统计系,为此他在北大停薪留职两年。伯克利和哥伦比亚大学如今是美国超一流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也是名列前茅的公立大学。但那时即便伯克利,数学领域的学术地位尚待提升。

在伯克利,许宝騵指导了博士生莱曼。莱曼本是他的师弟,邀请他来的导师内曼随杜鲁门总统出访希腊去了,作为抽样统计专家,他被请去指导希腊人的选举。多年以后,已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的莱曼撰文回忆道:“这是一种伟大的慷慨之举。他(许宝騵)将自己计划要做的题目给了我,而且在这个方向上他已经取得了一些结果。我一直希望他在完成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学任务以后回到伯克利。然而,事情并非像我希望的那样,事实上,我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1947年底,尽管美国有多所大学邀请或挽留,许宝騵仍毅然决然地回到了中国,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翌年,许宝騵高票当选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入选的五位数学家之一,其余四位是姜立夫、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正式候选人里还有江泽涵、陈建功和熊庆来)。但在合影里,却没有许宝騵,他还在医院里。

1956年,北大率先成立了概率统计教研室,许宝騵担任主任。是年秋天,从北大、南开和中大抽调了50多名学生以及部分院校的教师,组成国内第一个概率统计培训班,之后连续开设了八届,共有学员200多人,他们成为我国概率统计的中坚力量。而从1958年起,许先生先后在北大主持数理统计、马尔科夫过程和平稳过程三个讨论班。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概率统计专业的不多,陈希孺和严加安是其中两位,他们年轻时分别听过许先生的课或参加过他的马尔科夫讨论班。

主要由于身体的原因,许宝騵先生虽多次订婚,仍终生未婚。1970年秋天,他偶染肺炎,没过多久,在亲友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溘然长逝。他的床边茶几上,只有一支用了几十年的派克金笔和几页文稿。由于许先生深入简出,能收集到他的照片寥寥无几,甚至2010年北京大学为纪念许先生百年诞辰出版的文集《道德文章垂范人间》里也只有五张。书中方开泰教授回忆道:“他的客厅挤满了人,那种学术氛围和对许先生的崇敬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

回顾许宝騵先生的学术生涯,他在三个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即统计推断、多元统计分析和概率论。特别地,他的工作在内曼-皮尔逊理论和多元统计分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先驱性地位。1979年,国际知名的《统计学年刊》邀请莱曼、安德森和钟开莱三位大家撰文介绍了许宝騵的生平 and 学术成就,他们对应的正是上述三个领域。1990年,一位美国统计学家来北大讲学,一定请主人带他去佟府八号丙,“不去那里看一眼,访问北京大学就没有意义。”

1981年,斯坦福大学统计系的走廊上,增加了一幅许宝騵先生的镶框照片。1983年,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了钟开莱主编的英文版《许宝騵选集》。四年以后,斯普林格出版了一套以统计为主题的年历,对贡献杰出的统计学家,在他们生日的那天,印上名字和照片。总共有18位统计学家入选,许宝騵是唯一的中国入。

稍早一些时候,即1980年初秋,北京大学数学系召开许宝騵先生70冥寿纪念会,82岁的姐夫俞平伯因病未能参加,却写下了一首寄语《挽许宝騵》,

早岁识奇才,讲舍殷勤共昕夕;暮年共怅望,云山迢遥又入天。1984年秋天,84岁的俞平伯依然记得60年前雷峰塔倒塌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和悲伤,写下《雷峰塔记甲子一周》一诗:隔湖丹翠望迢迢,六十年前梦影娇;临去秋波那一转,西关砖塔已全消。

## 一个美丽的名字

——献给长江的歌

萧城

不老的江风
你可记得
吹拂过多少黄色的脸庞
不息的江水
你可记得
洗濯过多少粗大的手掌
青青复青青的两岸群山
哦
你可记得
曾被多少魁梧的身影登攀?
哪怕历经千万年
哪怕我的好奇与追问
一次次被你打湿
一遍遍被你吹散
我对你的爱
不变

不能变啊
因为我的血液里流淌着
你从远古的格拉丹东捎来的基因
不能变啊
因为我的明眸里满满浸透着
你从蜿蜒绵亘的当曲继承的灵性
不能变啊
因为我们是您千秋万代养育长大的孩子啊
母亲

不论是一度从东向西的颠沛
或如今日东流入海的百转千回
你总是专心守护在我们身边
我们何以分担你的变迁苦痛呢?
我们何以左右你的翻腾行踪呢?
我知道
这只能是我们开天辟地前的宿缘
你的化蝶
是青藏高原
为你格刻的胎记
是大地之母激情的挥舞
你的化蝶
是天赐华夏的一束熊熊烈火

你不惧石坚,飞身直跃
你不甘平庸,跌宕纵横
你不畏万里,一往无前
为什么我年岁遂增
越是对你满怀感恩
因为你博大而深沉
屈子行吟泽畔
渔父对以沧浪之歌
李白夜宿柴山
你慷慨文介绍了许宝騵的平生活和学术成就,他们对应的正是上述三个领域。1990年,一位美国统计学家来北大讲学,一定请主人带他去佟府八号丙,“不去那里看一眼,访问北京大学就没有意义。”1981年,斯坦福大学统计系的走廊上,增加了一幅许宝騵先生的镶框照片。1983年,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了钟开莱主编的英文版《许宝騵选集》。四年以后,斯普林格出版了一套以统计为主题的年历,对贡献杰出的统计学家,在他们生日的那天,印上名字和照片。总共有18位统计学家入选,许宝騵是唯一的中国入。稍早一些时候,即1980年初秋,北京大学数学系召开许宝騵先生70冥寿纪念会,82岁的姐夫俞平伯因病未能参加,却写下了一首寄语《挽许宝騵》,早岁识奇才,讲舍殷勤共昕夕;暮年共怅望,云山迢遥又入天。1984年秋天,84岁的俞平伯依然记得60年前雷峰塔倒塌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和悲伤,写下《雷峰塔记甲子一周》一诗:隔湖丹翠望迢迢,六十年前梦影娇;临去秋波那一转,西关砖塔已全消。

还记得
貌不惊人的碳化稻
黑乎乎的堆积层
你让世界领略了
人类稻作农业最初的模样
还记得满目色彩缤纷的丝织品
举世为之惊叹
你不愧丝绸文明发源的故土
还记得仙人洞里不起眼的陶罐
被时间早已摔打得破败不堪
你让教科书
修改了陶器文明起源的旧答案
中国彩陶不再是西来
瓷器文明的花朵也从这里开始吐绽
你巧夺天工
将胸怀的无尽矿藏
铸造成中华钱王、虎王、琮王
青铜神树、纵目面具和立人像
四羊方尊堪称极致典范
也陶醉在曾侯乙编钟的浑厚苍莽
你目睹的阵阵刀戟铿锵
仍留在你钟爱的越王剑的寒光里
喧然回响……

为什么我想着你念着你时总会热泪盈眶
因为你有一个美丽的中文名字——长江!
长江啊母亲
我的肉体虽然不抵你的万一
你,可是我精神的原乡
灵魂的皈依

而我终将老去
不再能够吻你
我生死不悔
做一名你的赤子
我坚信不疑
龙的传人总会永远把你铭记
直到海枯石烂
直到地球停止脉动呼吸
为什么我想着你念着你时总会热泪盈眶
因为你有一个美丽的名字——中国长江!